

普里亚斯林一家

第三卷

十字路口

〔苏〕费·阿勃拉莫夫著

卫懿 黎青 包也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Ф. Абрамов
ПРЯСЛИНЫ
Книга III
Пути-перепутья

根据 Лениздат, 1978 年版译出

普里亚斯林一家
第三卷
十字路口

〔苏〕费·阿勃拉莫夫著
卫懿黎青包也直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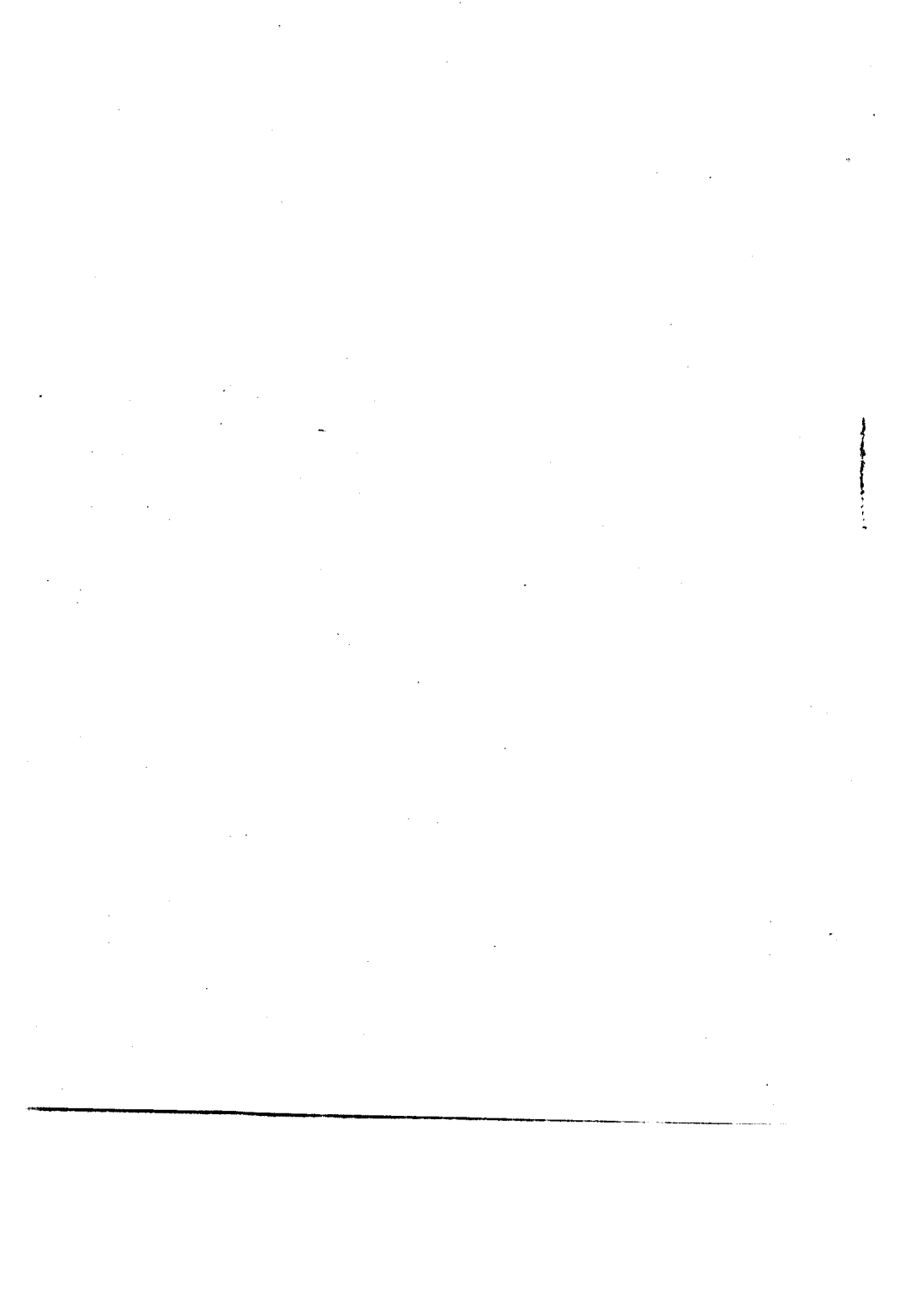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2 字数 224,000
1984 年 8 月第 1 版 198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2,000 册

书号: 10188·459 定价: (六) 1.15 元

第一部



第一章

1.

所有的一切就好像是真的，甚至院子里最轻微的开门声，一点最轻微的衣服的窸窣声，都深深地印在头脑里……

象劳累了一整天的人们一样，夜里她和伊凡^①俩沉入宁静的酣梦中。突然穿堂里传来一阵脚步声和嘈杂声，仿佛一群野马从外面冲了进来，接着房门砰的一声打开了，门口出现了格里戈里，脸色苍白，手里拿着一把转轮手枪。“他在这儿，他在这儿！”格里戈里高声叫喊起来。“抓住他！”于是伊凡被抓住了。彼得·日托夫（他的一条没有上漆的假腿格格地响着），费多尔·卡皮托诺维奇，米哈伊尔·普里亚斯林……而她，最亲最亲的妻子，却没有扑过去保护丈夫——她连话都说不出来……

“竟然会做这样的梦，老天爷！”安菲萨喘了口气，首先朝儿子的小床看了看：罗季卡正在长牙，几天来一直在发烧。

在早晨昏暗的光线中——窗玻璃被雨水淋模糊了——她看到熟睡的儿子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听到他均匀的鼻息，于是心中感到了母亲的宽慰的喜悦。

^① 伊凡是德米特里耶维奇·卢卡申的名字。参见前两卷。

然而这种喜悦的心情过不了几秒钟又消失了，她又为忧愁所袭，替丈夫担心起来。

三天前伊凡被叫到区委去开会，至今不仅人没有回来，连消息也一点没有。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在这三天中她把往事一桩一桩地想了一遍：他得过病，他去参观过样板集体农庄（在区中心附近有一个这样的集体农庄，农庄主席们被带领到那里去参观），他曾同波德列佐夫一起去钓鱼（伊凡同第一书记的这种有点莫名其妙的友谊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可是现在她把这一切都否定了。现在，在她做了这场噩梦以后，她相信：伊凡之所以不回来，一定是和格里戈里发生纠纷了。

“啊，老天爷，老天爷，”安菲萨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这件事还有了结的一天吗？”

她同伊凡一起生活已经五年多了，罗季卡快学会走路了，而她还是用米妮娜的姓，罗季卡也是用米宁的姓……

起初格里戈里拒绝同她离婚，她还能理解他的意思，——怎么能一下子就克制住自己的自尊心？可是现在呢，现在干吗还要发脾气呢？

因此她和伊凡商量好了：同格里戈里再好好地谈一次，要是他还是固执己见，那么就向法院提出申诉。让格里戈里在全区羞辱她吧，让人们到处说长道短吧……

给睡醒的儿子喂过奶以后，安菲萨下了床，生了炉子，看了看钟，自己心里决定：要是到下午两点伊凡还不回来，她就打电话到区委去。

两点多钟的时候窗下传来了马蹄声（她没有勇气向区委打电话），安菲萨不顾一切地奔到街上——赤着脚，没有包头巾，象一个年轻姑娘一样。

捷连季耶夫娜老太正从她身边走过——对她这样性急感到十分奇怪。然而安菲萨完全没有想要克制自己的感情。这几天来她焦灼和痛苦得受不了了，因此她用双手抱住丈夫，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你疯啦！你想得乳腺炎吗？”伊凡大声叫喊起来，甚至把她推开去；从他硬邦邦的潮湿雨衣上散发出秋天的阴寒。对安菲萨来说，这种关怀，这种男人们的粗鲁而直率的爱情，比任何爱抚都更可贵。

她用双手掩盖住半裸的胸部，一口气奔到台阶上。

“罗季卡，罗季卡！爸爸回来啦……”

她迅速地把木盆和一篮洗好的衣服端到穿堂里，用抹布把地板擦干净（首先得把房间整理好），把饭菜端到桌上，然后自己也对着镜子梳理一下——罗季卡已经累得她憔悴不堪，她不能再蓬头垢面的了。

伊凡在穿堂里脱了雨衣，甚至棉袄也脱掉了，只穿着一双羊毛短袜，走进房里。不过他身上仍旧带着一股寒气，他在走到儿子的小床边以前，先搓了搓手，活动了一下肩膀。

“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怎样？好些了吗？”

“好些了，好些了。不过刚睡着——他老盼着爸爸。牙

露出来了。他是个喜欢咬人的小子。刚才一口咬住了我的奶——我痛得差点儿叫起来。”

“等一等，我给他带了点东西。”

伊凡·卢卡申穿着袜子走到外间，使安菲萨非常惊奇的是，他从那里拿来了一个响盒，——这是一种用桦树皮做的小玩具，样子象一个立方体，里面放一块小石子。

“啊，老天爷，”她诧异地摊了摊手。“人们从割草场回来，才带来响盒，而你从区里也带来这东西？”接着打趣说：“难道现在区里开会的时候也做玩具吗？”

“什么开会？我也到割草场去了。整个西涅加河都跑遍了。从河口一直到上游……”

现在她方始明白，伊凡怎么会胡子拉碴的，而且被蚊子咬了许多疙瘩。

“你能想象带着半块大面包到西涅加河去的情形吗？”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开始讲述。“用这一点口粮维持两天多时间……”

安菲萨既不表示惊奇，也不表示同情。她不喜欢丈夫的这种孩子气的行为。家里在眼巴巴地等着他，焦急得坐立不安，可他倒好，走着，走着，竟然动了到西涅加去的念头——于是说走就走，仿佛晚一天去，这条西涅加河就会飞上天去似的。

“不行啊，”伊凡看到她生气的目光，不乐意地嘟哝了一句。“波德列佐夫搞得人心惶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要把一切私人的干草都入帐……”

“庄员们的？”安菲萨呼了一口气说。

卢卡申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在吃东西。狼吞虎咽地吃着。满得几乎溢出一盆蘑菇汤被他喝个精光，一壶黍米粥，平时他们两个人都吃不完，被他吃光了，刚从院子里拿来的罐子里的一升冷牛奶，也被他喝掉了，还不够——又掰了一块自己家里烤的大麦面包。

“嗨！你可知道我在区里看见谁了？伊利亚·涅焦索夫。”

“他怎么样？能凑合过去吗？”安菲萨吸了吸鼻子，象一般婆娘似地咽下了眼泪：伊利亚·涅焦索夫家里在一年之中死神光顾了两次。先是父亲最钟爱的女儿瓦莉娅死了，后来，过了不到半年，玛丽娅也去世了——由于思念女儿，忧伤过度。

“能凑合过去。只是埋怨耳朵不行。他说他耳背了。”

“这是瓦莉娅和玛丽娅的死对他的耳朵起的影响，”安菲萨按自己的意思解释说。“他需要有一个女人……一个人带着这些孩子怎么忙得过来……”

“女人问题我们没谈过。关于房子倒是谈过的。他打算回来……”

“回哪儿？回集体农庄？”

“怎么？在集体农庄里的不也是人吗？”伊凡甚至用玻璃罐子敲了一下桌子。于是她就不作声了，不去同他顶嘴。她难道说了什么不得当的话吗？难道还要向他解释，目前人们在集体农庄里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吗？

伊凡先收了篷，他担忧地朝小床那边看了一眼：

“好啦，你说说，你们这里怎样了。开始收割了吗？”

“好象还没有。”

“为什么？”

“都是为了这个。你自己看，这是怎样的天气。”

“天气嘛，其实昨天倒是很好的。在西涅加河那里一整天都很干燥。难道你们佩卡申诺是另一个上帝主宰的吗？那些人怎么样？”伊凡朝后窗的方向急剧地摆了摆头。然而即使他不摆头她也明白，丈夫指的是什么人。那些木匠。就是彼得·日托夫小组，他们正在村后沼泽地旁边造一个新的牛舍。“干吗不说话？我在村子里走的时候，好象不大听见他们的斧头声。”

安菲萨一点也不想隐瞒：反正他会知道的。

“昨天傍晚到了几条轮船……”

“那又怎么啦？”伊凡又恶狠狠地问。神气之间仿佛这一切都该由她负主要责任。

她又是什么人呢？她有什么权力呢？难道不是由于他的恩典，她这个前任农庄主席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庄员？就为了避免被人们平白无故地指责——说什么在集体农庄里开起了夫妻店。

于是她竭力克制住自己，回答说：

“没什么。运来了货物……”

“嗯，”伊凡说，“全明白了。他们都跑去卸货了……”

他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心里越来越惑

到气愤，然后突然站起身来——他打定主意了。要是现在对他说：“等一等，伊凡，好好考虑一下！”那是没有用的。这无异火上加油。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庄员们的干草又是非同小可的大事。要没收他们的干草，把它入公帐，这并不困难。可是以后怎么办呢？以后他怎样同大家搞好关系呢？

于是安菲萨把一件干棉袄递给丈夫——外面终于出了太阳，——小心翼翼地：

“我们这里的干草以前也是割了归自己的。不管怎样，自己的奶牛总得要有东西去喂啊。”

“集体农庄的奶牛就不需要喂吗？集体农庄的奶牛能靠空气填饱肚子，是吗？由于缺乏饲料，每年春天要死去多少？不，要是我不能煞一煞他们的歪风，我就不姓卢卡申。哼！他们想任意摆布我……他们给自己打够了干草，别的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在西涅加河边看到——每一棵小树下面都堆着草垛……”

“要小心，伊凡，”安菲萨不再含糊其辞，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和人家搞坏关系是很容易的，可是以后怎样恢复呢？就拿伊利亚·涅焦索夫来说，要是他自己有奶牛，他当初会到采伐站去吗？”

伊凡一反常态，使劲地碰上门出去了。

3

罗季卡被砰然的响声惊醒了，在小床上啼哭起来。

安菲萨抱起儿子，迅速地跑到窗边。

伊凡把名叫“小子”的马从篱笆上解下来。这匹休息了一阵的公马正在顽皮地踢蹬沾满泥浆的腿，昂起龇牙咧嘴的头，然而伊凡（他的气还没有平下来）挥起拳头在马鼻梁上打了一下，这马立刻就安静下来。

接下去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后院的吱吱作响的旧门，土豆地旁边的小路，巴耶夫家的澡堂——在这儿丈夫将把马放走。他会把缰绳绕在马头上，在马屁股下面轻轻地踢一脚，让它跳跳蹦蹦地回到马厩里去……

然而安菲萨的目光还是一直盯着丈夫。她等着瞧丈夫从巴耶夫的澡堂往哪儿走。要是往回走，回到家里来，那么，他们之间的龃龉就算到此结束了——儿子会使父母双方和解的，可是要是拐到大路上去……

安菲萨有生以来从不相信上帝，可是这时却默默祝告起来——她多么希望丈夫回家啊！而且归根到底，甚至不是为了他们的家庭和睦。这种和睦真是天晓得。他们吵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希望丈夫回家是为了他的好。因为，如果伊凡拐到大路上，他现在还会到哪儿去呢？必然是到山坡下去找驳船，找那些庄稼汉。这样就会惹出事来，闹得不可收拾。

伊凡拐到大路上去了。

第二章

1

佩卡希诺的新牛舍是两年前开工建造的，那时人们是多么高兴啊！几乎从每一家院子都踏出了一条通往沼泽地旁边的牛舍工地的小路，孩子们改变了玩的地方，经常到那里去做各种吵吵闹闹的游戏，路过的人，不管是步行的，乘车的，还是骑马的，都要拐到那里去看一看。总而言之，在这两年中，所有的人都被斧头的声音和刨花的气味吸引住了。

墙壁很快就钉好了，花了一个春天和一个秋天。可是后来就停工了。接着又发生了障碍。起初是由于缺少做地板和天花板的木板——佩卡希诺至今还没有自己的锯床；后来是由于没有钉子——商店里无货供应，除非你把自己的手指头当钉子；而现在则是由于到了忙季。阴雨绵绵。干草霉烂。晴朗干燥的日子寥寥无几。通常是：早晨天气很热，连衬衫都穿不住——真是个好日子，可是一拿起草耙——天色就变了。有什么办法呢？只得把木匠派去割草。

当然，所有这些障碍——包括木板、钉子和目前这样的天气——所有这一切主要是说给区领导听的，是写总结用的。卢卡申自己心里明白，主要的障碍在哪里。在庄稼汉身上。

庄稼汉的斧头是什么时候起放下来的呢？从去年秋天，从佩卡希诺各家各户粮囤里的麦子被扒得一粒不剩（这已经不止一次了）的那个时候起……

尽管这样，这样的事情过去还没有发生过——卢卡申走到村边的小山上时心里这样想道。木匠们白天不出工还是第一次……

工人供应部的仓库在河边。这座有着光亮的、还没有开始变黑的洋铁皮屋顶的巨大房子就象一座城堡，周围是由一袋袋面粉、一箱箱糖果和茶叶、一桶桶咸鱼堆成的白色的围墙。

所有这些货物都是供应索丘加林场的工人的（它在佩卡希诺有一个转运站，是去年建造的），而集体农庄庄员却无福消受，一公斤都得不到。因为集体农庄庄员有自己的供应网——农村消费合作社，而在农村消费合作社里，大家都知道，永远是空空如也。于是在卸货的时候，庄稼汉们就竭力从工人供应部的货物中捞一点儿。这时候工人供应部也并不吝惜，慷慨地给了实物还给钱。

仓库下边的河上看不到一艘拖船，由此可见，今天的卸货工作多半已经结束。卢卡申的气已经消了一半，他开始考虑，要不要就此回去。庄稼汉们由于结束了工作，现在一定都喝得醉醺醺了，同喝醉了的庄稼汉有什么可谈的呢？再说，即使有此必要，他也不比自己深通人情的妻子知道得差，庄稼汉们是由于什么原因而溜去卸货的。他给庄员分粮食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月份？六月份，忙季以前。而

今天是几月几号了？

不，卢卡申下了决心，还得下山去，不然的话，恐怕他们明天也会溜掉的。现在的庄稼汉是不会感到不好意思的……

2

卢卡申的预料没有错：卸货的人都在喝酒。他们在一块空地上，还点起了篝火。为了使火光不致招惹他们的妻子（她们傍晚时常常站在村边的小山上寻找自己的酒鬼丈夫），在篝火上面遮了一块防雨布。亏他们想得出来！而牛舍造了两年还没有能搭起一个小小的顶篷，天气一有变化，那里的人就往打铁铺跑……

外号叫“小商贩”的转运站主任叶菲姆科浑身上下沾满了面粉（可以说，是刚从运粮战役的火线上下来的），对卢卡申大献殷勤：他感到了自己的过错。米哈伊尔·普里亚斯林和鲍里斯·萨洛夫（一个招募来的小伙子，是挤奶员玛尼娅·伊尼亚欣娜去年从采伐站带到集体农庄来的）受到良心的责备，两人都把目光避开，望着河面。

可是彼得·日托夫没有表现出尴尬的神色。他用醉醺醺的深褐色眼睛大胆地盯着农庄主席看了一下，然后神气活现地拍了拍假腿，让人家明白他是个没事人。

对其余的人不用再看：彼得·日托夫怎样说，他们也会跟着怎样说。况且，跟他们又能谈得出什么名堂呢？都是些废物：一个是独眼龙，一个是瘸腿，一个几乎是瞎子……

他们甚至到森林里去伐木也不行——因此就在集体农庄里游手好闲，吃吃喝喝，只会跟婆娘们生孩子。

按照叶菲姆科的吩咐，很快地给卢卡申拿来了一只车料玻璃杯，搬来了一只装糖果用的木箱（彼得·日托夫和叶菲姆科自己都坐在这种木箱上）。只得坐下来。总不能一上来就训人啊！

“丘加列蒂，你这是干吗？要特别邀请吗？”

这时卢卡申才发现了自己的司机阿纳托利·丘加耶夫，他那个外号是今年春天给他起的。不错，起先给他起的外号叫陶里亚蒂，这个朴实憨直的丘加耶夫一听说跟他同名的那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是谁，不禁飘飘然起来。可是彼得·日托夫（以当地水平而论，他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却说：

“不。不合适。模样既不象，经历也不同。”

“那么倒不如就叫丘加列蒂吧，”阿尔卡季·亚科夫列夫提议。“总不能把人捧上了天，又打翻在地。”

“这倒可以，”彼得·日托夫恩准了。

就是对这个丘加列蒂，卢卡申动身到区里去的时候，千叮囑万叮囑，要他日夜不停地把青草运送到青贮坑去，现在却戴着他那红得出奇的无檐帽站在仓库大门口的小卡车旁边，用一只靴子刨着土，鬼头鬼脑地斜眼看着自己的上司。

卢卡申走到这里来的时候竭力保持着的克制的心情，顿时就消失了。

“我对你是怎么说的？叫你来捞外快吗？”

“看你怎么啦，卢卡申同志，”叶菲姆科委屈地脱口说，“什么叫捞外快？苏联人应当要有觉悟嘛……”

“去你妈的觉悟！觉悟……我冬天用你的觉悟去喂奶牛吗，啊？”

丘加列蒂负疚地弯着腰，用摇手柄去发动卡车的引擎。这时这帮人都替这个受委屈的人抱不平：这是怎么的？人家没命地干嘛干嘛，结果连稍稍享受一下都不行。即使在战争时期，还规定给我们发一百克酒呢。人民委员会亲自批准的……

同伴们的辩解使易动感情的丘加列蒂差点儿掉下泪来；他的厚厚的嘴唇抖动起来，一双凸出的大眼睛充满了忧伤，仿佛现在整个世界上再没有比他更不幸的人了。

“好吧，”卢卡申朝惴惴不安的丘加列蒂嘟囔了一句，“发动起来，快点滚吧，别让我再看见你。”

他们喝完了酒。有的干咳了一声，有的吐了口痰，有的用勺子或者干脆用自己的手到锅子里去捞焖猪肉……

“大公鸡”菲利亚扔掉了身上的安全带。他是个身材瘦小、很会献殷勤的庄稼汉，一只眼睛生白内障，额上挂着一绺浅色的头发，可是他很会打算盘，正如皮涅加俗话说的，门槛绝精，而且喜欢惹草拈花。菲利亚看到大家默不作声，显然感到憋得慌，就开口说：

“伊凡·德米特里耶维奇，听说咱们国家又出了坏人，这是怎么搞的？”

“什么坏人？”